

荀
子

集
解

上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新編諸子集成

(第一輯)

中華書局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編諸子集成

(第一輯)

中華書局

荀子

集解

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圖書館
★藏書★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B222.6

75884

0612/03

荀子集解

上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清〕王先謙撰
沈嘯寰 王星賢點校

中華書局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0612/08

B222-6/12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荀子集解 下

〔清〕王先謙撰
沈嘯寰 王星賢點校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梁運華

荀子集解

Xun Zi Ji Jie

(全二冊)

[清] 王先謙撰

沈嘯寰 王星賢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0印張·319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冊

統一書號：2018·257 定價：5.70元

ISBN 7—101—00402—4/B·78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人（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爲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人。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點校說明

荀子名況，又稱荀卿或孫卿，戰國後期趙人，是我國先秦時期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哲學家。他的生卒年月無考，活動年月約為公元前二九八年至二三八年。在這期間，他先後到過齊、秦、趙、楚諸國。齊襄王時，荀子曾在齊國稷下講學，三為祭酒（學宮之長）。在秦國，曾遊說秦昭王及秦相應侯范雎，至趙國，曾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但秦、趙二國俱不能用。及遊楚國，楚相春申君黃歇任之為蘭陵（今山東省棗莊市）令。春申君死，荀子遂廢，因家於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葬于蘭陵。事蹟略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的著述，後人名為荀子。其中有些文字，則是他的弟子所輯錄，如大略篇，以及宥坐篇的一部份。

荀子善為易、詩、禮、春秋。李斯、韓非、浮丘伯等皆曾受業為弟子，毛詩東門之楊正義亦說：「毛公親事荀卿。」故周、秦之際，荀子名重一時。司馬遷作史記，對於先秦諸子，獨以孟子、荀卿並稱並傳，而田駢、慎到、騶衍、公孫龍、尸佼、墨翟之屬，則僅分別附列於孟、荀之後。荀子書中的某些篇章，頗多被戴德、戴勝錄入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韓嬰說詩，也有不少散見於荀子書中。荀子論著的流傳之廣，其為儒者所推崇，於此可見一斑。

荀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宋晁公武語）。荀子批判了在他以前的諸子的學說，特別反對孟子。孟子倡言性善，專法先王，崇尚王道，重義輕利，荀子則倡言性惡，兼法後王，王道與霸道並重，義利兼顧。孔、孟之道，自漢以後，被統治階級奉爲儒家正宗。荀子雖亦信崇孔子，但與孟子的學說却扞格不入。這種思想言論，自然要受到統治者的排斥。所以漢代曾將孟子列於學官，設博士傳授，而荀子則否。正由於此，故孟子一書，早在東漢時就有趙岐的章句，其他先秦諸子書，如呂覽有東漢高誘注，莊子則在晉代就有向秀、司馬彪先後作注，如此等等，而荀子書則湮沒無聞者垂一千年，直至唐時才有楊倞的注本傳世。

荀子書，漢書藝文志稱爲孫卿子，著錄有三十三篇，劉向敘錄則題爲「荀卿新書三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均沿用漢志的舊稱，仍稱爲孫卿子。新唐書藝文志則又稱爲荀卿子，另著錄「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始改用今名。

楊倞，唐弘農（今河南省靈寶縣南）人。父汝士，與元稹、白居易同時，官至東川節度使，終刑部尚書。楊倞本人，舊唐書、新唐書均無傳，新唐書藝文志於「楊倞注荀子二十卷」下，僅題曰：「汝士子，大理評事。」元刻楊注本荀子，則又題爲「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見本書考證。其生平事蹟已不可詳考。其注荀子，據本書卷首楊倞的荀子序所署，係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當公元八一八年。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所談亦同。現存的楊注本荀子，已由楊氏將劉向敘錄所著錄的三十二篇分爲二十卷，篇目的先後次

第也已經過重新編排，但篇數不變，篇名也與敘錄所列相同。這說明，楊注本荀子的面目，還不失漢時之舊。

但楊注瑕瑜互見，尚不無可議之處，而且楊注本荀子流傳下來，輾轉傳寫刊刻，訛誤亦復不少。而宋、明儒者，對荀書又頗多詬病，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尤受指摘，故楊驚之後，注荀者後繼無人。降及清中葉以後，荀書才又為儒者所重，注荀者亦輩出：謝塘、汪中、郝懿行、盧文弨、王念孫、俞樾諸人，都曾對楊注本荀子作過校勘和詮釋，並對楊注的一部份提出不同意見。稍後，光緒年間，王先謙又採集各家之說，編著了這本荀子集解。

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工古文詞，治經重考證。曾繼阮元之後，輯刊續皇清經解，清代漢學家經師經說多賴之以傳。所著除本書外，另有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莊子集解、十朝東華錄、虛受堂詩文集等等。他在本書中，以荀子正文為單行大字，以楊注及各家之說為雙行小字，雙行小字中另有夾注，則以更小一號字作雙行小注。每一處楊注之下，均加一圓圈（○），然後列舉衆說，於每一家之說之前加「××曰」以醒眉目。最後發揮自己的見解，作出論斷，前冠「先謙案」三字。故脈絡極為清楚。這是清儒中最精詳、完善的一個注本。

王先謙的這本荀子集解，早在三十年代，就由原世界書局輯入諸子集成（後由中華書局重印），僅正文有斷句，不便閱覽。今特將荀子集解重加點校，以應讀者需要。

王先謙是清末民初人，他的荀子集解成書較晚，只有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元一八九一年）所刻的一種本子，別無他本可資選擇。儘管另有諸子集成本及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但所據都是光緒辛卯刻本，實際上只是同一個本子。現在，我們以光緒辛卯的木刻本作底本，而以諸子集成本與萬有文庫本跟底本對校。因為這三個本子既然只是一本，所以凡遇底本上有明顯的誤字，即依另兩本逕改，不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另兩本有誤的，也不出校記。集解中的引文如有疑問，我們都查對了原書，如底本有訛錯，即據原書改正，作出校記；如遇異文不能斷定孰是孰非的，我們也作成校記，說明某字某書作某。

文字的編排方面，採取了如下的幾種處理：一、荀子各篇正文，王氏已依盧文弨校本分段，我們悉仍其舊。二、楊倞的每一處注文之後，原來悉加圓圈，我們也保留原樣。三、王氏所採各家之說，我們於每一家之說之間，均以空格分開，但不用圓圈，以別於楊注。四、荀子的正文，仍用單行大字；楊注及各家之說，改雙行小字爲單行，雙行小字中的雙行小字夾注，亦改爲單行排列，而於前後加（）號，以示區別。

在點校過程中，關於荀子正文的標點，參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詩同所注荀子簡注，及中華書局出版的北京大學所注荀子新注；關於集解部份的標點，參考了商務印書館的斷句本（即萬有文庫本）。但先秦諸子的著作，向稱難讀，加之集解所採諸家校釋，衆說紛繁，我們限於水平，錯誤和疏漏之處自所難免，希望讀者多加指正。

點校者一九八四年十月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矐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矐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斃，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閒亦增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揚、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證。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刊。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汪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憲棧客、吳縣朱奕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弔紹弓、嘉善謝塘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圈，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末錢大昕跋，見攷證。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蕝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修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圈，全錄校注，加「盧文弔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聞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

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蕓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攷證。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彙熙寧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攷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禹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和顧千里澗蕢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攷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

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況。〔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理評事。〔又

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戰國趙人荀況書。〔又〕楊保暉誤。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並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

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錞，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複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隋，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浸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鐫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交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竊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較，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徼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

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偽，非諫爭，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至倞，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

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野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交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倂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

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稟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

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

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

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

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

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

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

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

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

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

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

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

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

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

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指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爲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函八冊。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欽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爲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十冊。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並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爲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類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樞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爲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尚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並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爲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評

事楊倞注。後有「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尚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蕘圃先生云：「楊倞序。元和十三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卽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卽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薊巖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蕘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

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塘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

竝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①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善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善者矣。

①「法行篇」，原本誤爲「德行篇」，據本書法行篇改。

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樛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蕝事。以庸譎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易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劄牘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人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嘗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偽」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偽」之偽。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偽」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爲繇富，益令人人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鎔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秦並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

不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指，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指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瞍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寔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樞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圖書館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誌校荀子後叙〕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顧澗齋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一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菑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

矣。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事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本皆無之。且細繹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良匠斲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樞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

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黎庶昌古逸叢書叙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仲友爲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卽四種之一卷，未有劉向敘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鑄離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卽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爲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爲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宋槧大字本，求古樓藏。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觀之珍云。狩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爲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樞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一儂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劄劂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

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爲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爲仲友吐氣。今並錄以備攷。近來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爲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爲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養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鈎本數卷。訪之，迺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嚮」，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養所